

周建兵的私房菜馆在一个普通的巷陌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几近不为人所知。他带着书法和厨房一起隐居在烟火袅袅的生活里，没有名厨傲慢的表情，更没有大家气派的行头，却有一份独特的自在与从容。

第一次见到他是个酷热的中午，我和几个文友踱进一家到处是油烟的小饭店，就连那冰凉的空调冷气都有一种油腻的气息，让人有些坐立不安的感觉。抬起头来看见墙上幅字画，在满是油污的墙上显得很协调。其中一个人介绍，这字便是楼下那胖胖的厨师所写，顿时觉得这简陋的包间里有了点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理由。想到那个挥汗如雨的汉子 and 一旁忙碌的女人，这种场景和任何一个小饭店没有区别。可当你知道那双掂大勺的手竟可以创作出酣畅淋漓的书法来，这顿饭就不只是油香味美的事情了——这当然是我们这些读了点书的人的逻辑。

后来这家小店搬到居民区的民房里，他大概有决绝地离开闹市的意思。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书法家和他的厨房，他的双手能写出出神入化的中国汉字。他没有那些出入于厅堂的书法家们的斯文与儒雅，满身的油污汗渍可能还会掉进那滚烫的汤水中。可是他坚守着自己的内心，在满是油污的厨房里惦记着挥毫泼墨的优雅。他的私房菜馆也不是什么奢侈的去处，食客们以民工居多，偶尔像我们这些自命风雅

我有一位爱写诗的老爸，他今年已经 70 多岁了。这辈子就是爱好读书、看报、写诗和养花种草。其中，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诗，一辈子为之“如痴如醉”。

退休前，他利用业余时间起早带晚地写，再忙再累也不间断。退休后，他更醉心写作，认为写诗是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既可以修心养性，更可以把自己的创作成果奉献给社会；既老有所为又老有所乐，使退休生活充实又有意义。

说起创作经历，他总是流露出自豪与满足。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他断断续续地读完小学，即使不能继续深造，可从来没有放弃学习。就因为小学四年级写过几句顺口溜被老师表扬过，从此就一发不可收，一辈子走上了业余诗歌创作之路。青年时期的老爸在农村经受了人生的艰苦磨练，但他仍然坚持学习，笔耕不辍。后来，老爸做了行政工作，更让他如鱼得水，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出众的才华。无论环境变迁，职务提升，老爸一颗热爱诗歌的“沸腾之心”始终不变。1965 年 11 月，他被推选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这使他更加坚定了一辈子从事诗歌创作的信心与决心。

时至今日，老爸在诗歌创作方面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老爸很谦虚地说，当初他的语文基础很差，文字功底并不出众。每天晚上干完农活，老爸顾不得疲惫，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和中外文学名著，积累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真正使他对诗歌创

马饮塘从我们新华园后身穿过，几年前是臭不可闻的污水塘。也是政府为民做了件好事，2010 年对马饮塘实行改造，把生活污水单独用大排水管子排放。近两年来，马饮塘水干净了不知多少倍，虽然还不能用清澈见底来形容，但说它跟大运河水差不多，还是实事求是的。今年夏天，居然看到每天都有不少钓客到马饮塘西段钓鱼，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马饮塘钓鱼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我几乎每天去河边散步，并不钓鱼。一是为了锻炼；二是为了怡情——那地向西视野开阔，树荫浓密，给人一种置身世外的宁静感；三就是为了看人家钓鱼，常常一看就是半天。

有个大约六十岁左右的老头，看他样子是从什么单位刚退休不久的。我每天看到他只钓两三条鱼，运气好的时候，也只是五六条，加起来还没有半斤重。但他每天准时来、准时走，如果用我们每年写个人小结的时候都要用到的一句话，那就是“从不迟到早退”。有意思的是他选的钓鱼地方还真独特，喜欢朝人多的地方跑。如果哪天没其他人来钓鱼，他就靠近新华园西桥的地方，桥上人来人往，有摆地摊叫卖的声音，讨价还价的声音，还有车子轰鸣而过的声音。一天我问他，怎么不往西面去，这么大声音，鱼还不都吓跑了？他光笑笑也不说话，看得出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看他凝视河面的神情，加上满是皱纹的脸，我忽然顿悟：西边太冷静，他害怕冷静，喜欢靠近热闹的地方。

书法家的厨房

□周荣池

大俗大雅便是在这里，一个拿着大勺的书法家在俗与雅之间自在游走。俗世的他靠着自己的双手“一人巧作千人食”，为了那几两散碎的银子，食客是谁他并不在意，不像那些高级饭店体面的老板一样势利，钱多钱少并没有肮脏与高尚的区别。风雅的他也不会换上唐装或者点什么名贵的香炉，或许就光着那健壮的臂膀，铺下宣纸笔走龙蛇……他的食客大概没有几个能吃出什么特别的雅致的文化味，墙壁上所挂的书法作品也鲜有人提及。但在我们几个文友的心里，他的书写倒是有浓烈的烟火味道，浓郁而芬芳——像那慈姑烧肉、咸菜蛋汤、丁鱼臭干一样普通而浓烈。

时常一个人走到那里坐下来，按照他的安排就几个菜小饮，间隙他来喝杯酒打个招呼又忙着去招呼那些吃客饭的民工。我们都是他的客人，都是他的朋友，我们之间的熟稔与情感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在自己的厨房里找到了俗世与精神的归宿，毫无悲凉与无奈可言，倒像是他那胖胖的女人一样，充满了亲切和喜感。喝到微醺，站起来大声喊他的名字，一眼看到那沾满油污的账本旁边放着新奇来的书法杂志，心里觉得这是最动人的场景。便又朝着他的厨房喊一声，走了，于是登仙一样快意而去。

爱写诗的老爸

□徐春梅

满细碎而鲜活的记忆。

退休后，老爸突然“闲”下来了，正是这种“闲”让他越发的勤奋写作。在他看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才是他的人生哲学。尽管已年逾古稀，他仍痴迷文学、诗歌。回顾他的创作之路，出版了《翻晒记忆》、《梦游故乡》、《人生恋歌》、《写诗的人》、《走进秋天》、《无悔的选择》、《闪烁的群星》、《徐桂福短诗选萃》及新作《追赶太阳的人》等 10 部著作。曾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诗论和诗作。有 70 多篇诗作分获“冰心杯”、“艾青杯”等大赛奖。用他的话来说，写作的目的是：立于家教，于社会有益，于己有利，让子孙后代知书达礼，并视此为人生一乐。

老爸回忆起诗歌创作过程中的甘苦时说，他有时晚上 11 时多入睡，凌晨 2 时又起来写至清晨 6 时，有时触发创作灵感，有了好的构思或佳句，半夜披衣起床笔耕更是常事，为此经常扰醒了正在酣睡中的母亲，好在母亲对他的真挚追求创作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几十年来，她不但包揽了一切家务琐事，而且经常深夜起床为父亲烧茶水、做夜宵。父亲的收获与成功，离不开老妈的关心和支持。

随手翻开老爸的《追赶太阳的人》这本诗集，书页记载着优美而激扬的文字，谁会想到这会是一位 70 多岁的农民子弟的新近创作？在我的眼里，他是了不起的老爸，是我们子女们学习的榜样和自豪。

马饮塘钓鱼

□吴忠

在马饮塘钓鱼的人，一定要淡定。因为确实没什么鱼。马饮塘与东面盐河相通，塘水也是盐河水倒灌上来的。当然，也少不了肯定会有鱼会随着一起灌上来，但数量应该是有限得很。钓鱼的人虽然渔具齐备，并且先进，但半天下来，也往往收获很小，都是一两指宽的小草鱼，在偌大的水桶里，显得可怜兮兮的。但这并不影响钓鱼者的兴趣，甚至还乐此不疲。只有小朋友淡定不了，往往钓不了一会儿就放下鱼竿，在河边风光带足够宽敞的路上打闹嬉戏了。

也有人甚至在晚上来钓鱼，借助一点昏暗的路灯灯光。我晚上有时去那边乘凉，看到一两个人在那钓鱼。其实根本看不到浮子。我很奇怪，问他们，能钓到鱼吗？他们说，能。有一种充满自信的笃定。他们应该是钓鱼高手，除非鱼不咬他的钩，只要鱼咬上他的钩，正常就跑不掉了，笃定将鱼拿上来。鱼在水下不咬钩，钓鱼人就会时不时地将鱼竿前后左右上下地动，一点都不急不躁。他们钓鱼的花头经多呢。

到马饮塘钓鱼要淡定，夜晚到马饮塘钓鱼要淡定而又笃定，没这两种定的精神，那趁早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剧算了。钓鱼十有八九的人是为了娱乐，修身养性。

的人夹在人群中吃喝，也并不见得比那些民工高明到哪里去。

倒是他的厨房让人

感触颇多，我们常说的

感觉

作发生“触电”是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对新农村、新生活的讴歌，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的笔下诗歌创作充

连标葡萄园园歌

□沈林

在古老优美的运河旁，
有一个绿色生态农庄，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像一幅画卷令人赞赏。
连标葡萄园啊，绿色的葡萄园，
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我们的自豪，
你是运河岸边最美的地方。

在风景如画的葡萄园，
有一条精致文化长廊，
传播知识，惠顾百姓，

连标葡萄园园歌

□王三宝

满园娟秀
青青翠翠
团团簇簇
串串珍珠玛瑙
晶莹剔透
品一品
美生活酸甜可口
啊，朋友
请到界首
“连标葡萄园”
走一走

像一串葡萄甜美流芳。
连标葡萄园啊，美丽的葡萄园，
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我们的自豪，
你是百姓心中升起的希望。

采精品葡萄，创特色品牌，
我们的思想更加开放。
给百姓示范，供游客休闲，
像明珠一样闪光。
连标葡萄园啊，幸福的葡萄园，
你是我们的骄傲，你是我们的自豪，
你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农家乐
尝一尝
好日子清清爽爽
啊，朋友
请到界首
“连标葡萄园”
游一游
原生态
胜似那葡萄美酒
绿色健康
乘环保列车
奔向四海神州

绞脸

□姚维儒

好，那绞脸也就免了。未过门的女孩是不能随便绞脸的，它是旧时代中国女人婚前才能享用的

一种美容方式，也是一个传统仪式。婚前绞脸是让新娘脸部光洁美丽，使新郎一见钟情。随着五花八门的美容品及美容院的登场，绞脸这一传统的美容方法也逐渐在消失。由于该项技艺无污染，不伤皮肤，能使皮肤保持细腻，且更易上妆，因此，在一些美容院，绞脸这一传统技艺还是得到了传承，也受到不同年龄段女子的欢迎。

女孩子出嫁前后，外貌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绞脸上，眉毛的修饰也从这时开始，或修眉、或画眉。在秦观的笔下，女人梳妆已经是“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了，况且是待嫁的新娘。女孩子发式的改变也从这时候开始，从打辫子到盘起媳妇的发型，且要保持到自己要媳妇抑或嫁女儿，再自然转换成另一种发式做婆婆。所以，那时候的姑娘，媳妇和婆婆一目了然，仅从发型上就可分辨。

新娘子头发婉约盘髻，中间插一漂亮的簪子，带给人的清亮与惊叹，总随着她律动的脚步向远处延伸。我内心深处喜欢盘髻的发式，内人三十几年盘髻不变的发型就是最好的例证。

不同发髻的点缀显摆着女人别样的韵味，有的透露着灵秀聪慧，有的倍显着清秀文雅，有的衬托着知性淑女的形象。

绞脸、画眉、盘髻，通常都是在女子出嫁前由女性长辈施行，是一种成人礼，是旧时女人新婚的标志。而现代女性却不被这些陈规旧俗所约束，无婚前婚后化妆的限制，想怎么的就怎么的，尽是女性的韵味与风采。

印象中，各大商场的底楼总被化妆品专柜占据着，望着琳琅满目、珠光宝气、香味四溢的化妆品，人们的想象力也随之丰富了许多，我在感叹现代女人幸福的同时，脑里竟也搜索起旧时女人是如何美容的话题。对这一话题我脑海里几乎是一片空白，慢慢地回忆才浮现些有关女人美容的一些物品，如鸭蛋粉、梳头油……对了，绞脸的一些情景也浮现了出来。

绞脸是一种古老的美容方式，也是一种专业的美容技术。我们这里叫绞脸者为“绞脸的”或“绞脸婆婆”。从事绞脸的当属三姑六婆之辈，这些女子不同于富室妻妾，亦不同于平常人家的女子，她们必须依靠自己的技能维持生计，她们以女性身份串街走巷活跃于市井社会，有时还身兼数职，《金瓶梅》中的王婆当属此类，当然，大多从业者还在“良民”和“能人”之列。我家附近绞脸的是个老姥（稳婆），在给人接生的空闲时间也给人家绞脸；东头的汪奶奶也常替人家绞脸。我依稀记得她们使用一根细麻线，中间用嘴咬着，两手套住两头，形成交叉的三角。麻线在被绞脸的女子脸上绞动以除去汗毛。也看过绞脸的将麻线的中间用一只手拉着，两端分别系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上。

绞脸前，在要绞脸人前发际处系上一条布带子遮蔽住头发，然后在其脸上抹满鸭蛋粉，绞脸奶奶咬着打交的丝线的另两端在抹着白粉的脸上绞来绞去，一会儿，汗毛被拔光，眉毛修得齐整，脸上也光滑、白净多了。此外，眉、鬓角也要修整。

绞脸是有闲阶层，抑或一些爱美女人传统的美容方式，每隔一两个月绞一次。绞一次脸也就五毛钱，而且是上门服务。一些聪慧手巧的女人做一两次也就学会了，妯娌间、姐妹间也就相互做起脸来，连五毛钱也都省了。我爱人说她母亲年轻时也经常绞脸，印象中我母亲好像没有绞过脸，可能因子女多忙于生计，那时候穷日子都过不

孟城驛

刊头题字:周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